

望海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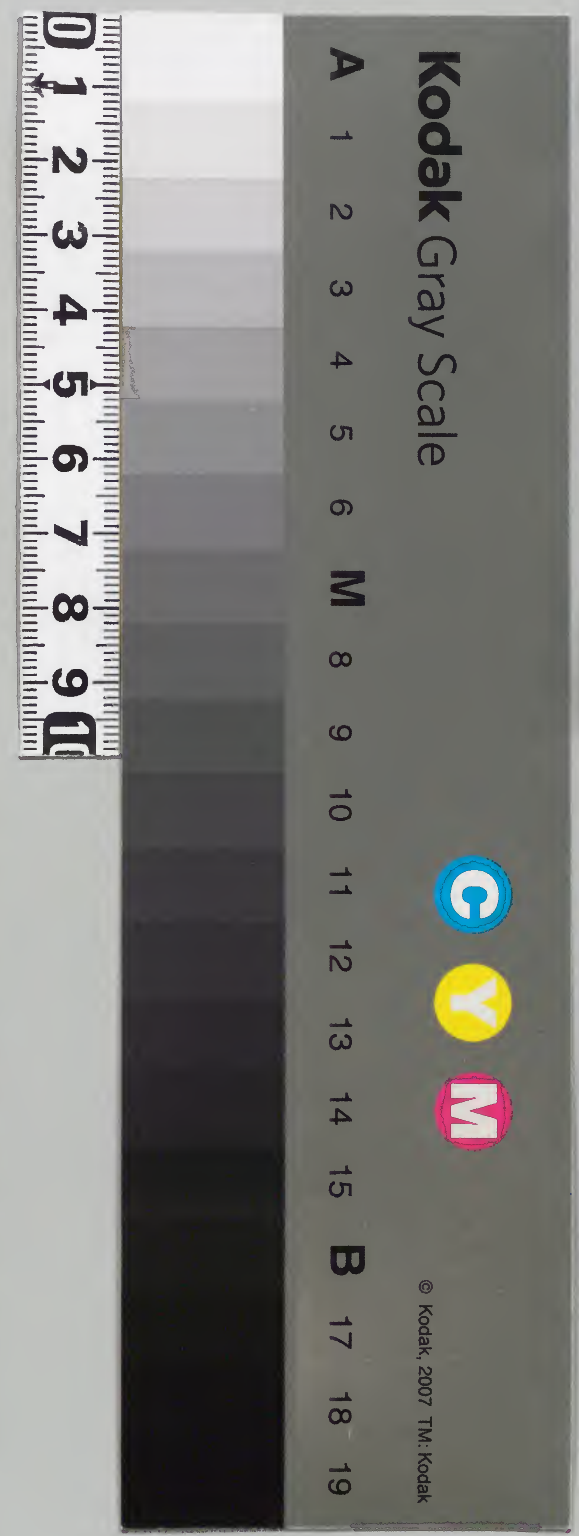
香林書坊

299	二四二三六	和書門
三架	函號	類

九函	三四二六	和書
三架	冊號	類

論學議攷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236
冊數	3 ( 2 )
函號	190 298





望海錄卷之四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

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

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

領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

曉只畧畧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

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

淺草文庫



之言不為虛說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裡面著一點私

凡學道要光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人身只有個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然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嗑吸若嗑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嗑亦必擁滯着不得嗑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都是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太底有太底闔闢消息小



有小底闔闔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硯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對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

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常人終日爲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爲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

語類

有興銘曰我僕既食我興斯有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徒御慎吾往還惟分之安有興斯安

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奧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證以



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為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名  
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既  
已小人矣尚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  
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道  
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為二而忠恕實未可以  
為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  
言曰無憂者其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無憂  
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  
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  
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商禮吾能  
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  
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夫子傷周室之衰  
二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統是書乃  
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  
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  
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  
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  
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十  
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偽不然何以說異聖



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有以辯其疑者

爾雅者所以通話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為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遠矣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

道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止為名之釋其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歲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則曰周曰釋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地篇叙十藪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九國繼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未有封者周公又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漢人嘗有以是問揚子雲者矣子雲以為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類



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丘卒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孫武吳起以論兵之術同樛里其茂以智略同范雎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同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宜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為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為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

以行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遷不妄於條例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於此耶抑識見不明曾珉珠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既沒而揚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為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若出辟而闢之揚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申



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簧鼓于世其爲害又甚於  
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墮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美  
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況其下者乎當  
時不感其說毅然而靡之者一揚雄氏而已自漢室之  
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說遂與  
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猶  
繙其爲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教  
以理性况衆人乎當時不感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韓  
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智  
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巷  
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學

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豈  
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而  
孟子揚雄韓愈闢之靡之排之者非耶夫以其說爲真  
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爲妄  
也則世之屈已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孟  
揚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願與諸君論之  
孟堅序六藝爲九種列小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之  
有益於斯文也尚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故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律  
令太史試學童而祿其課最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楷  
法道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舉



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科  
 斗書廢篆隸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書  
 去朴歸華舒展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宗  
 歷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為盡善盡美先翰林蘇公  
 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君  
 謨為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者  
 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駕  
 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替古之暇游心翰墨久矣其  
 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三子而  
 他有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迹  
 耶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者

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

題卓曰吾貧姪作文苦於無書可閱姪寫字苦於無紙  
 可書遂於貧中撰出一術以草為紙以肺腑為書淨几  
 無塵日書數百字吾之無盡藏紙也心之精微日出數  
 百言吾之無盡藏書也從予游者有童子數人勞之以  
 研墨之職授之以所書之言曰從吾為無盡藏游也顧  
 謂童子曰吾老矣無盡者有時無盡汝能記吾言使不  
 如几上字而滅沒否乎童子曰唯庚午季夏二十八日  
 書玉梅溪集

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益究  
 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



練國有疑議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淳澁侘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

蓋道者眾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它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

也推是心以徃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蟲賊也蟲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己而已矣克己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對正兩軍交綏勦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



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入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  
耻乎昔顏淵蘊公言凡人之所不以告它人者必以  
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  
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  
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  
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  
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  
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  
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  
則為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

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必常存  
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  
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答手足而後知免歟或者  
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予以為古者文武之教  
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  
之際凡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  
耒耜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聞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  
敵爾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  
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  
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  
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



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  
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  
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  
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  
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  
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  
是而言則思過半矣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惟  
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然事  
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泣官臨人亦莫  
不然是不謂之好德耶吾與其為亡益之悲也曷若求

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 西山集

古意曰妾心比鐵鐵可折妾心比月月可闕嗚然一片

太古色萬歲千秋一日又曰自從結髮為君婦豈但生

前保貞素縱使芳神入九泉化為碧中生君墓

擬古謠曰有聚有散海東雲有圓有闕天邊月有起有

伏水中波有積有消山上雪

今日非昨日明朝異今朝 羅山集

望海錄卷之四 終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六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星雖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眾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密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為天之不動處此天之不動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瓜瓣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徹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北極為瓜之聯蔓處南極為瓜之有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邊傍雖有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



出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鷄子地如中黃然鷄子形不正圓古今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於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細微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止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旋轉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爲天之體耳玄學正宗家童拾栗因念亡兒作數語以爲鍾情之悲詩曰去年不粟嫌汝痴責汝曾賦淵明詩今年粟熟不汝見凄然白骨埋荒陂西風簌簌黃葉飛家僮拾栗門前歸汝兄汝妹爭來取汝父傷心淚如雨

富學齋詩曰金玉本非富詩書元不貧平生無盡學問在吾身

梅溪野人既見黜於春官齒髮老矣悟虛名之可厭知林泉之足樂也

小小園詩曰預作休休計先開小小園杖藜成日步得趣與心論梅溪集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未全福祿者也



管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魏志薛奎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

孫甫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已卒詔取其書藏秘府

司馬溫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

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第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

陳搏負經綸之亦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輦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集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



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矣遯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  
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  
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見笙歌駘醉人携取舊書  
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丈夫哉不為人  
大宗問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  
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即今  
之堯舜也

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  
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言行錄  
先儒之說天形至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  
形正方如博殿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下而

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旅其兩端不  
動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  
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  
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  
正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道  
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其出入與地之寅  
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  
又移而南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  
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與地之辰  
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  
又移而北至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



為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日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盈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支學正宗

胡瑗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懷宕所贖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書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及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

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故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策勉事業其人頽脫善學二三事登上第而歸言行錄文公曰太極以理言之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不可謂之無

或問太極而有動靜是靜先而動後否文公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譬諸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問天行健如何文公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



蒼然南極入地三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太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硬處屬地滋潤精血皆屬水故云人之死有風火先散而地水後散者必善則不能為祟蓋陽氣先盡也若地水先墮而風火未散者必不善則死後為祟他看得亦子細又曰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左氏以為物生始化為魄蓋人之始生方是此點精血之聚為魄魄既盛受那陽氣而生魂所以先有魄後有



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亦是如此  
 莊子不知何所傳授却自見得道體盡自孟子之後荀  
 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  
 論甚好亦承接孔門之後源流有自來佛氏之教有說  
 得好處皆出于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又  
 說得脫了所謂賢者過之  
 漢高祖子房英項羽雄  
 橫渠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  
 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不勝精妙  
 謝顯道曰天者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我即  
 理也理即天也唯文主有此純德

上蔡云昔在二程先生之門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  
 定夫觀其二人氣象亦畧相似  
 南軒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  
 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  
 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朱子云南軒此論卓然  
 出人意表蓋自漢董仲舒諸葛孔明以至近日程公始  
 發明之而敬夫始親切而力行之者  
 南軒云學者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與論治體王霸之  
 辨莫精于孟子故蓋稱管晏何者王者之政皆無所為  
 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之公  
 有所為者人欲之私

聖海錄

卷之五

七



蔡元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道心則形氣善，不道心則形氣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

蔡九峰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明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宋儒語錄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

待之也。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太學第十句在明明德。

上又曰：此一句悚然，一念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

類要

蔡九峰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

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

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

易，不待求也。

黃直卿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

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之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



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譽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宋儒語錄問勇而無剛文公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類要康節天根月窟是指復姤二卦而言類要文公曰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今之談經者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

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類要聞之說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饒左旋右行在天無間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間聖賢肯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呂之臣以爲之輔兢兢孳孳壹壹勉勉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月之樂者雖欲間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室物之情間之一字往往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爲遺棄事物玩褐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間職分當爲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

劉晦伯云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心者也



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  
 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聞其名  
 而弗知者此等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聞其名而弗知者  
 真大之過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此等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聞其名而弗知者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此等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聞其名而弗知者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體驗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為有得耳  
 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乎詩者也  
 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日月行得遲故恰似左旋  
釋云易大象云天與水違行則水東流而天之西行可知  
 知按天一生水水順不相悖且天水違行為訟則順行  
 者之無訟可知知順者  
 天與水俱左旋也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不為物欲所昏則  
 渾然天理

問人倫之義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  
 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  
 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  
 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此等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聞其名而弗知者  
 味道問佛脍與公山弗擾石孔子欲往此意如何  
 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  
 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貴賢向善之誠心  
 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



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略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曰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心也  
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問月蝕如何曰日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迫而成蝕矣  
按此與予聞虛之說畧同日月之光猶下文之大小雅雅之變如日月之蝕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

粗疎惟截長補短用之度幾可成就少許宋儒語錄

一日同周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荒矣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黃直卿與胡伯量書云南康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

朱子與陳丞相書云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耳

朱子答陳師德書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



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  
 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未言必自近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有味公武詩云求道如  
 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據其易知者言之曰慈  
 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  
 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  
 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  
 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下根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  
 固張之將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

取吳張良本之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  
 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  
 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  
 近理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  
 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  
 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  
 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  
 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  
 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  
 道為無弊哉



西山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曰余在星沙以廣  
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幕府  
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  
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  
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  
為至正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不中也敬而後  
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  
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  
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  
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

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  
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  
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揚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  
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  
令皆如行儉之言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  
易多慈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  
之容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入其實無一事其竊意宅百揆摠元戎



之任與高臥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非蒼曰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冰此語本真主此語誠為千古河圖常數洛書變數此語亦真主此語誠為千古人事盡處便是命此語亦真主此語誠為千古忍之一字最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

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閩學源流







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蓋承襲已久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千百年眼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朱子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而不學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聞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sub>レ</sub>至則<sub>レ</sub>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sub>レ</sub>是做工夫處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



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

學的

僇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歿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歿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

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疆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謫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  
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  
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  
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七以歸吾凡十七年  
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  
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  
必精以首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  
舍雖庠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  
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  
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  
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歐陽文忠公集

龜山村民趙五家犬生數子兩月後皆為人求去獨存  
其一方欲隨母行而母忽為虎所食趙呼邀鄰里數壯  
者持矛逐之虎舉步捷馳不可及稚犬悲鳴往趨虎後  
啣其尾左右旋轉虎回頭搏噬不能傷帶之以走犬為  
棘刺挂罽皮毛殆盡流血洒地終不肯脫白虎由此亦  
係累奔逸稍遲已遭追及死於刃下也 不詳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温州赴福州候官主簿道過平  
陽知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有雙鶴巢  
其上近為雷所震有蛇蛻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  
素多鶴殿之前大松上三鶴共一巢數年外巨蛇登木  
食其雛鶴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



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鶻自天未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鶻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為三四鶻亦不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

浙江劉承節寓家於顛但從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攜廣香殊不佳劉曰吾所賈勝此多矣出匿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操杖入劉房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走主人益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途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而即去至高岡下與盜

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踞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必是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坐誅死

孫權時有李信純家養一犬字曰黑龍甚愛之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草中時遇太守鄧瑕出獵不知人在草中醉眠遣人縱火爇之犬見火熾乃以口拽純衣純醉卧不動卧處適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



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不啻百遍火至濕處即滅犬運  
水困乏致斃于側俄而信純醒見犬已死遍身毛濕四  
圍草皆灰燼純卧處不焦始知犬所塗也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  
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  
羣禾稼為之一空真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文  
漁父有夜設網且得鱗數百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  
月始息以是米價貴次年秋始平

夷堅志

魏徵上疏曰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  
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  
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謏邪則思正已行爵

賞則思因善而僭施刑罪則思因怒而濫  
宋李繹作五知先生傳云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  
皮白休六箴心口耳目手足

黃勉齋家訓五事曰孝友讀書謹行勤儉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三事曰清慎勤  
柳玘誠子弟曰自求安逸靡肆澹泊二不知儒術不  
悅古道三勝已者厭候已者悅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  
五急於名官睚近權要

李至桃花犬歌呈修史錢侍郎曰官中有犬桃花名絳  
繒圍頸懸金鈴先皇為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  
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搖尾長生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



饑祗傷御牀，饑彩雲路，孰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  
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生遠，  
逐龍輜，十數程。兩皆漣漣，似垂淚，骨見毛寒，頓憔悴。萬  
人見者，倍傷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  
旅克庭，豈為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為褒，應不曲。白  
魚赤鴈，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張先題華下，無相院，西溪詩云：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  
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入郭。  
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  
修蘆，礙目生。程顥郊行即事詩云：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

圖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釀蘆酒十分，  
醉只恐風花一片飛。况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  
歸。

呂夷簡天華寺詩曰：賀家湖上天華寺，一軒牕向水  
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  
黃庭堅濂溪詩序云：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講惇  
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叢皆好學，承家求  
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  
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穆修亳州法相院鐘記曰：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  
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既為大樂。



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  
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讐不軌懼不庭張邦國之  
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  
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  
知也 宋文鑑

皇元憲典曰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  
政誅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  
於市略人以為貨皆有司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各得  
其所烏有盜賊哉  
皇元憲典曰易著訟卦書稱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  
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

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夫  
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  
雖無訟可也

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在  
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  
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  
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  
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  
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  
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  
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



異耳。昔者嘗聞之人有常尊莫尊於天國有常尊莫尊於君家有常尊莫尊於親是三者尊之不可踰者也而孰知吾之有自尊莫尊者蓋有所受之矣故能以眇然稊米之身而與天地參立以贊其功用而代其不及者焉雖其氣欲之感千汨萬變而與上古聖神之所同者終有所不泯亦終不為禽獸鬼域之歸者良繇此耳今具耳目口鼻手足心思之體而忽然易之失其所常尊之者焉其亦不思之甚矣 元文類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足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廣積聚若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戕性命以介斧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其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其苦樂逆順之異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吾道處之則無

東坡兩居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鄉非若上中



惻然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  
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瘖鄉患難之中者  
則可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陽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文家事  
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文之吉凶  
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疑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  
如何哉  
黃潦之水至汚也江漢之水至潔也以一杯至汚之水  
置之江漢不見爲汚也以一杯至潔之水置之黃潦不  
見爲潔也是故小人居羣賢之中不見其爲小人君子  
居羣小之中不見其爲君子故謂之化化者變而一之

也經曰毋友不如己者有以也夫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衝之達麒麟鸞鶴不產於亂離之  
世反是則必以爲怪矣豈徒以爲怪哉生不獲保其全  
矣是故君子處於羣邪之間羣邪亦必以爲怪矣豈徒  
以爲怪哉殆將忌之矣豈徒忌之而已哉殆將克之矣  
嗟乎君子與羣邪並生於世不相容也如此爲君子者  
其可不慎耶其可不遠耶

將適遐方先固其輻速夫顛敗乃扶其轂其可哉是故  
毫末圖之於早滋蔓絕之於後矣夫天下之大也庶事  
紊紊乎其駁也藐然之身處於紊紊之間苟弗先謹則  
後悔其蔓矣是故擇朋友於其初則無見疏之慟擇君



主於其初則無見辱之慮况天下之事紊紊其潰者其  
或不謹之於始哉其可不謹之於始哉  
聖人貴樂天學者貴明理樂天者窮亦樂達亦樂明理  
者窮亦安達亦安然人知聖人樂夫天不知聖人燭夫  
天是故學者其可不明理哉

遁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惟成德者能之出乎此者一  
不中則抱冤屈氣志喪神沮求人之色盈於言貌之間  
俛俛焉而求合汲汲焉而求伸矣不其愧乎殆其得志  
也沛然有餘翼然自縱喜氣洋洋形於眉宇之間向日  
汨沒一旦而忘之矣何其不自量哉夫歷塊一蹶而不  
顧其才者此良馬也入冶百鍊而不變於色者此良金

也馬與金物也由其無所變而得稱為良况於人而無  
恒乎是故中有主而薄於外者不可以利誘也不可以  
勢情也

夫富貴貧賤也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者也而我強  
欲去就之不既勞乎是故處心乎天地之表觀變乎天  
地之間弗拂其心躡其行聽其去來聽其榮瘁如之何  
其欣戚我哉立矣坐中有人對矣未嘗不  
今有人焉喑喑然將泄不能言衆人所棄君子取焉取  
人奚在乎言哉今有人焉顯顯然似拙而實妍衆人所  
取君子鄙焉取人奚在乎貌哉使言可取則畜夫可以  
為上林令使貌不取則澹臺弗登於孔子之門然則何



從而定之取高以理取貌以賢  
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老成之後此心未忘耳如自小好  
文章雖遭摧折頓因不過一時懲創耳至於坐中有人  
論文則又喜形於色喙囁囁而動矣耳如自小好博奕  
今雖行高志立矣坐中有人博奕亦未嘗不莞然微笑  
其故何也習氣故也是故君子當力制其心而明於理  
焉夫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  
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衒己之長而  
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  
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古人一

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  
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夸其所見山  
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  
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  
其長  
太言不憚此學者之太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  
有之茲乘憤以愾人或因善而夸衆殊不知人雖無言  
而默笑於胸中矣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  
貧彼將謂我求其助矣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



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  
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老氏動輒要絕嗜欲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  
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羣賢要語

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少儀外傳治家十事曰持身以清潔處心以公平勿使

婦人預政事擇師教子學未成勿使應科舉處葺序衣  
服器用皆出中制稱家有無濟卹孤貧謹慶吊之禮無

蓄異物珍寶羨妾少僕接賓客以和睦待奴婢以寬恕  
小學  
紺珠  
卷之六



